

蘇聯文藝叢書

STORM

暴雨風雨

ILYA EHRENBURG

譯文 淡·岳清高 著堡倫愛·亞里伊

1951

版出本上北

號三街部刑舊單西京北

號八二三路中南河海上

愛倫堡同志的來信

高濱岳同志：

深深地感謝你的信和你的勞作——我很感動，你不怕書的冗長，而翻譯了它。

假如你願意的話，你可以把下列的話當作序言：

「用中文出版我的小說，我感到榮幸。我深知中國人民在經歷了偉大的暴風雨之後，是知道勝利的價值的。我確信中國讀者們瞭解蘇聯人民爲自己祖國和全世界人民的自由而鬥爭的思想和情感。我趁此書出版的機會，來向中國的偉大的革命史詩表示我的崇敬。它給朋友和敵人表明了中國人民不但能够意識着自己的力量，並且也能意識着自己的真理的力量。」

請原諒，回信遲了，這是我不在莫斯科的緣故。祝你好，並緊握着手。

愛倫堡 一九五〇，十二，二十八。

那些時常爲小事情糾纏不清的人們，有時候也會把他們自己提高一步，對人生獲得一種較遠大的看法。這就是奧兒加的情形，她曾經因爲計較她自己的傢具和西米揚·伊凡諾維奇的衣櫥而新起端娜·雷琪芙娜的不高興。奧兒加還是和以前一樣的一個現實的女人，即使在從莫斯科撤退來的報館作訪址的木房子裏的小屋子中，她還是要請求自己的舒適；不過她明白戰爭在進行中，她要和大家一同幹自己的一份。她有一種連她那嚴正的母親也承認的美德——對工作的忠誠。在戰前，奧兒加就因爲她的勤勞而使得她的同事驚異，她總是最先到辦公室而最後離去的一個。在新的困難的環境中，僅僅忠誠是不够的，沉默寡言、性情遲緩的奧兒加現在以真正的熱忱去工作。當她因爲整天在印刷廠中有事，而忘記了到商店去領取配給食物的時候，她明白變遷不但發生在廣大的世界中，並且發生在她自己之內。

「我是這樣的忙於工作，辛雅，連配給證也忘了，可是報紙按時出版囉。……」她微笑，並且跟着說：「沒有辦法呀——在打仗。……」

「爲什麼要這樣賣力？現在連那些大報也出得晚了。……」
對於他，好像奧兒加是以輕蔑的眼光來看他的；這樣使到他生氣：這一個女孩子太以爲自己

了不起了！她是多麼浮躁的傢伙啊……他所以和她結婚是因為她具有適宜於過家庭生活的嫺靜。她現在放任了。好吧，沒關係，打完仗後一切都會恢復老樣子的。……

戰爭改變了大國家的生活，也改變了妮娜·喬琪芙娜所養育的孩子們的生活，但是戰爭對西米揚·伊凡諾維奇的性格却沒有起什麼作用。他依舊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在該說話的時候說話，該緘默的時候不開口；他還是喜歡用菓醬拌着茶喝，手持釣具在樹蔭下閒坐。但是一切事物變得如此的不舒服，不安定；老同事都沒有留下來，房子是那麼糟，印刷機根本不適合印報紙用；生活條件很壞，他們的屋子窄小；奧兄加神出鬼沒——連想喝杯茶也成問題；他日日夜夜的工作，整個七月中只有兩次能到市蘇維埃主席的鄉居去釣鯉魚；這不過只是煩惱的一半，還有另外一些令到他頹喪的事情——他不能夠給西多諾夫打電話，問他怎樣報道「巴黎公社」工廠未能達成生產任務的事實，是否應該全盤報道。西多諾夫在前線，他的職務由柯洛約夫代替，柯洛約夫曾經說過：「不要為那種無聊事情給我打電話，我並不問你怎樣增加印報，……你是負責的編輯，這是你應該自己決定的事情。」……當和他的下屬或者客人談起話來，拉巴索夫自己是很喜歡強調他是一個負責的編輯的，他時常提醒奧兄加這個，以裝腔的音調說出「負責的」這個字。西米揚·伊凡諾維奇和柯洛約夫談話之後，好像憔悴了許多，他的小眼睛不見了，他的愁眉苦臉像一個假面具，他忽然明白他是要對一切事情負責的。「在前線還舒服些」他對他的妻子說道。奧兄加譏諷地微笑。他覺得她太放肆了。他的僚屬在笑他；連老沙可夫也鼓足勇氣在一個臨時會議上說：「

現在，由於國際情勢，每一個人必需發揮極性。」（沙可夫慣於對每一件事都稱為「國際情勢」）拉巴索夫是不能瞭解甚麼正在進行的。彼泰·杜洛多夫常常諷刺說：「我們的主筆反應很遲鈍——如果他在秋天把脚弄濕了，明年五月才會打噴嚏。」去年冬天拉巴索夫忙於報章撤退和佈置新譯址；他沒有時間想事情。但是當德國人被開趕離莫斯科的時候，他逢人便說：「不管別人怎樣想，我是早就看到的。」但是現在他可迷惑了——「在瓦隆尼茲區」……「嗯，這是在全國的正中心；從那裏，正如他們在戲裏說的，你馳馬跑三年也到不了邊疆。他發生了一種他自己也認為不該有的思想，他喃喃自語：「呃，呃——德國人說不定會到這裏來。很簡單——從瓦隆尼茲到這裏只不過從瓦隆尼茲到疆界一半遠。到那個時候怎麼辦呢？我們不能繼續永無止境的撤退……」——如果柯洛約夫對他說：「你有這種思想該撤職，」他也許會振作起來。可是柯洛約夫手上的事情已經够多的了，不會關心西米揚·伊凡諾維奇心裏怎樣想法。

奧兒瑪注意到他的丈夫變「酸」了，用她的話說。她現在一個人要做兩個人的工作。她本來就是從不規避工作的，然而現在工作更使她滿足，因為可以幫助她適應這種憂愁和不愉快的生活——戰時，伐西亞不知去向，賽笠奧若時刻在危險中，媽媽日子艱苦，她的丈夫不但變得粗野而且成了一個無用的人，沒有人能告訴她甚麼時候能回莫斯科，以及回去以後還能看見些甚麼東西，別人也許已經佔住了她的公寓；簡而言之，一切都變得那麼糟……只有在工作中我才會覺得心裏平靜——我也有用處，……她每月經常給她母親寫兩次信。妮娜·喬琪芙娜有時候會回覆

一封短簡，有時候則忘記了自己，會跟她的女兒像和跟賽笠奧若一樣談話。有時候，她爲了想安慰她的女兒，或者安慰自己，她寫道：「人們在大談遊擊隊。伐西亞是和他們在一起的，我的心這樣告訴我。」……

最近妮娜·喬琪芙娜曾寫過說：「我對你是有信心的，奧兒加。我知道你沒有沮喪，你永遠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女孩子。報紙的消息是可怕的，但是我比以前更堅信我們將要勝利。你知道，我已神經質地振作起來了。去年秋天，當我聽到前線傳來的壞消息，我就感覺心灰意冷。可是現在我不會這樣了——如果有壞消息，這是說我們必須比以前加倍的苦幹，去驅逐敵人。我時常到醫院去，給傷兵們唸書，替他們補軍服，在大會上講話，我不願在死去以前就死掉。」……當奧兒加讀到那封信，她覺得她要她把她的頭靠在她母親的膝上，像她小時候慣於做的那樣。到底，媽媽瞭解我，我們常常爲小事情爭吵，可是現在時代不同了。

奧兒加覺得非常寂寞。西采揚·伊凡諾維奇會整天不和她說話，忽然會對她很粗暴：「驕傲的寶毛丫頭！」他要她侍候：「你又忘了把扣子給縫上！你有沒有腦筋？……」有時候他態度變好，對於他好像他們重回到莫斯科，一切事情都沒有發生過。喝完第三杯茶，他拿起一條毛巾揩揩臉，然後擁抱奧兒加；她就會把他推開——「我要看書。」……

有一天，編輯部接到前方一羣士兵對後方人民的一頁呼籲書，是要在報上發表的。西采揚·伊凡諾維奇猶豫了很久，嗯嗯啞啞，兩次拿起電話筒，又立刻擱回去——不，他一定不能那樣

做；柯洛約夫會對牠咆哮的。……奧兒加說：

「你應該把它登上，它能鞭策那些落後分子。……」

「可是你知道它裏面說甚麼嗎？我就會成了受鞭策的一個。……」情勢非常嚴重……我們國家命運瀕危。……」呃，呃，這是沒有根據的。過甚其詞，簡直是製造恐慌。我問你，爲甚麼說『非常』？他們從那裏得來的？」

「你看看真理報，他們甚至說得更厲害。」

「沒有那樣的，我每一張都看過，他們說『嚴重』，但沒有說『非常』，或者說甚麼『瀕危』。對於他們，這都是一樣的，他們是在前方；我是要對這個負責的。」

從前，當拉巴索夫送去甚麼東西，他是很愉快地作的，在稿樣畫上粗寬的紅綫。這一回，他在那「呼籲書」上猶豫地畫了一道細而淺的綫。奧兒加聳聳肩，到印刷廠去了。

第二天早晨，當西米揚·伊凡諾維奇醒來，他大爲驚愕：奧兒加睡的床上懸着一條床單。

「這是甚麼？一家戲院？」西米揚·伊凡諾維奇問道。

「不，不是戲院，還是很簡單的，我是要使自己適應環境。我不願放棄報紙，但是如果我是開——那就是放棄它了，幾乎無法找一間房間，就是這樣。」

「你說『就是這樣』是甚麼意思？那破布幹什麼用？」

「你猜不出來？我不再是你的妻子了。我做了一樁傻事情，可是還是及時矯正比繼續拖下去

好……我們別再談它了，我要爲別的留下精神。……」

西米揚·伊凡諾維奇氣極了：

「爲甚麼別的？……」

她泰然自若地微笑：

「我還沒有別的人，我甚至還沒有想到這個……我有這麼多工作要做。況且，在這地方有什麼樣的人？像你那樣的。……戰爭完結後，或者我會找到一個。……這時候，我請你祇把我看作助理編輯。」

幾天以後，奧兒加寫信告訴她母親她生命中所發生的變化：「我已經和西米揚·伊凡諾維奇在實際上離婚了。現在的環境使你更瞭解一個男人。他不適合我。來信請寄原來的地址——找一間房間，或者甚至半間都是很困難的，而且房租貴得很，我正在積蓄一筆錢買件新衣，現在穿的已經壞了，我連戲院都不能去。」……

我找到了一個女兒，妮娜·喬琪芙娜對自己說，是的，對的，找到了她。曾把言語認爲是心靈是多大的錯誤啊！我竟不瞭解她年輕，他們說話是不一樣的！……妮娜·喬琪芙娜沒有爲奧兒加的勸告而不快：「你一定要光顧一家好鋪子，因爲你是不能長久不吃白糖和豬油的。」……傻孩子，她自己過着苦日子，還在掛慮着我。

費琪微笑着，一年前，他時時覺得煩惱——一名工兵，我會被困在後方；別人都在戰鬥，可是我的職務是修築橋梁。……的確，我是在後方；我們協助坦克、砲兵和我們的師團通過，這已經是第三個星期了，但是我們又進行破壞，破壞——橋梁、公路。昨天伏洛諾夫說：「這座橋是我一九三八年建的。」……我們在破壞我們自己建築的東西。可是德軍繼續推進；他們要截斷我們的後路。我們兩次使他們應戰，以爭取半點鐘的時間。我們不能給他們留下一座橋！這樣能繼續多久？有蘋果樹和白色小房子的寧靜的城市，在春天的時候，這裏的人做夢也不會想到戰爭會波及他們……草原，我真是不願看它綿延那麼廣……我們就快要到頓河了，真的還讓他們再推進？誰曾經經驗過如一個親人的病重，或一個好友的逝世等巨大創痛的，就知道最可怕的是那種病的復發，和第二次的喪親。在冬天的喜悅之後，在曾經產生過大的希望之後，一切所發生的事情都好像是不能忍受的。去年夏天的時候，普遍惶恐，人們都沒有時間去思索，去考慮事情；現在，每個人都知道撤退的意義是什麼了。提到「德國人」這個字，每個人都會感覺到喉嚨發漲，腦殼充血。最近人們才夢想過——地上將會乾了，我們就要西移。但是結果並不如此，德軍像決了堤的河水，泛濫着麥田、櫻桃園、西瓜田和廣闊無涯的草原。

一個老太婆對賽琪說：「你們講來講去，而現在你們要跑了。」……他沒有回答那老太婆，現在我們真是羞對婦孺和父老——我們不能保護他們。我們把我們的莊稼、田地和我們的幸福都委棄給德國人了。天氣可怕的熱，路上厚厚的塵土在飛揚，口乾眼痛，叫人不願張望……

「我們已放棄羅斯托夫。」一道命令。肯定而簡單的詞句：我們必須振作！嗯，我們把一切都放棄了。（人們黯然說：「我們在飛奔」。）現在我們有更多飛機了。反坦克砲是好的。後方堅強——埋頭苦幹……但是我們還沒學會怎樣作戰。

賽琪的脾氣是慣於疏忽的：在戰前他常常罵自己——心不在焉，把信插在某一地方，可是忘記放在那裏了；我早來了一個鐘頭還是別人來遲了呢……現在他很重視準確和守時。昨天上校說：「那橋先等一等吧，他們會在這裏被阻住。坦克車將在十六點零零通過。」他說「零零」，可是他們七點才經過……同是這一位上校埋怨道：「當我要求派飛機，他們永遠是遲到的」……聯絡很壞；上校坦白地說：「我怎能知道我們左面的友軍在那裏？……」師團司令員喜歡談到蘇沃洛夫；他會喊：「我們明天將會把他們踢出去。」可是到要做點甚麼的時候，他就不能下決心，拖延。……巴辛少校曾經說過：「這裏將作為指揮部。我們要在這兒停下來，盡量弄得舒服點吧。」……他把他妻子的照片放在五層櫃頂上，人們工作了三小時——把電燈按好——總而言之，十二萬分的舒服，可是到了晚上，我們又匆忙地往後撤退。格班諾夫正在看音樂會的節目單，想校正上面的次序，德國人的坦克已經進入城裏來了。我也是個好傢伙——在米勒維伏附

近，我依賴格林柯，結果地雷就沒有埋，單爲這事，我就該受軍法審判。

越來越熱，塵土安靜地保持着不動。賽琪問伏洛諾夫：

「你怎樣想法呢，尼古拉，是否會繼續長久這樣下去？」

「昨天，在情報部，他們審問兩個德國兵。他們是五月離開法國的，他們說已經沒有人留在那裏了：希特勒決定要發動一次攻擊，在冬季前結束一切。他們痛哭流涕，可是其中一名仍然大言不慚地說他們要到印度去。簡直是瘋了！」

「印度？那是完全無稽的，他們喝啤酒喝得太多了，所以他們會作這種狂夢……」

「但是盟軍怎樣了？這正是他們發動的好時候。德國人已經取消在法國境內的一切東西。甚至把最後的一輛坦克也弄走了……他們的第二戰場在那裏呢？」

「他們還不急，他們不喜歡忽忽忙忙的。我在巴黎遇到過一個英國人，一位工程師，一個好人。有一天當我們離開商務代表團的辦公廳的時候，他說：『我趕着有事。』那時候公共汽車剛剛來到，只要他真的快一步，他就能搭上，可是並不，他就不加快脚步……不過，我是說笑話；法國人說——還是笑好……這不是性情的問題，他們不喜歡德國人，我恐怕他們也並不怎樣喜歡我們。」

「你知道法國，賽琪，告訴我，法國人是否熱心作戰，或者主要是空口說白話而已？」

「在那裏，一切都是搞不清的。我在巴黎遇到過一位詩人，非常風雅。如果你不推敲他詞句

的意思，他的詩好像很美，甚至迷人。可是如果把那些詞兒翻譯成普通語言，你就會發覺他正是一個德國兵——毫不深奧，好不了多少。那裏有聽天由命的清談家，有迂腐的書獃子，還有大部份『騎牆派』分子。那裏也有人民，但是他們能做甚麼呢？你說那裏沒有多少德國人，是的，阻擋登陸是不够的，可是足夠使手無寸鐵的一個民族馴服。」

伏洛諾夫成了賽琪的摯友。他是一個藍眼睛的大個子，有着怕羞的小孩子的笑容，三十二歲頭髮就灰白了，精力充沛，但是態度溫柔。他是一個阿堪遮地方的伐木者的兒子，曾在巨川河畔一個偏僻的村莊中度過他的童年，對森林、樹葉的沙沙聲、松樹的氣息以及簡單但是奧妙的生活還存着熱愛。在學校中他曾因為他的才能而露頭角；教師常常說：「你在世界上會有作爲的。」瓦倫諾夫真的成了一位能幹的建築工程師。他在列寧格勒認識了一位年青的女學生，她的名字叫蓮娜，愛笑，惹人喜歡。蓮娜有那麼小的一雙小手，簡直使伏洛諾夫不敢緊握。蓮娜則笑着說：「你是一頭白熊，我該叫你作米西卡（註：俄國對熊起的一個渾號）。」……也許這就是爲甚麼他們把他們的兒子改名爲米西卡的緣故。他們鍾愛他們的孩子，當伏洛諾夫辦完正事的時候，他會打個電話到列寧格勒問她的妻子：「米西卡怎樣了？……」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列寧格勒。他曾經等候一封信，等了許久，後來接到了他妻子的來信，他和任何人也不說一句話。過了兩個星期，他突然望着賽琪，苦笑說：「我的米西卡……死了。這是封鎖的結果……我覺得我能用我的牙齒咬破他們的喉嚨！好吧，讓我們談別的吧，無論怎樣你說不出你對這事情的感覺。」……

賽琪常常接到她母親和凡梨雅的來信；他熱誠地去讀它們，但是很簡單地回覆，而且沒有準兒。他不能把現在發生的事情和戰前的生活連到一塊。多麼奇怪呵！母親還說着戰前的舊話，顯然她在做夢，激動的時候就急促地噴她的香烟。但願她不會病倒！凡梨雅沒有發怨言，但是她感覺得出她是非常的寂寞，她在信上說她曾到戲院去看過「三姊妹」。媽媽的信上說奧兒加已和她的丈夫離婚，這是好的，他是一個討厭的傢伙。……人們離婚……他們也一定要結婚……這是麼的生疏呵！好像是發生在另外一個星球上似的。祇有一件東西是與草原、熱燙的塵土、燃燒的氣味、殘破的橋梁以及他的頭痛相和諧的，那就是妮娜·喬琪芙娜永遠不變的信末附言：「伐西亞沒有訊息，」……戰爭！賽琪現在是在它的掌握中，正如草原着火時的草一樣。

一位軍官說：在瓦隆尼茲有戰事，正在城內。我們要從羅斯托夫向南移動，沙爾斯克，柯特尼可伏……裂口一天比一天擴大，德國的坦克已經衝入我們的背後。在有些地方我們堅強抵抗，可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我們在退却。房舍在燃燒，女人在啜泣，苦艾的氣息刺鼻，使人心裏難過。好像世界從來未有過這樣的混亂，史太特·未爾特堡的簿記員像化緣的行腳僧一樣奔過波羅夫齊草原。這裏甚麼人沒有呢？已經在烏克蘭吃得飽飽的、一臉肉的軍曹，只曉得「鉗形」和「包圍」的、蒼白的、兩眼下陷的將軍，臉頰上留有決鬥疤痕的海德堡學生，愚鈍的波美拉尼亞（註：德國的一省）牧人，橫衝直撞的黑衫隊，成天怨天怨地、長着痔瘡、家裏種有天竹葵和在銀行裏有存款的四十來歲的小市民——他們都是要掠奪科爾奇斯（註：喬治亞的舊名）人的巨額財富。

這裏也有意大利人，聲樂家和酒徒，失意者和賭棍，有名的男中音歌唱家背着機關槍，竊玉偷香者在幹着偷雞蛋的勾當，小偷和扒手扮演凱撒的角色。這裏還有身無旁物的羅馬尼亞農奴，倒霉的拖油瓶，以及來自布卡萊斯特的軍官，他們自稱他們的祖先曾在伏爾加河住過，他們是世界的維持正義者，他們有巴黎人的時髦風度，他們在柏林有有權有勢的朋友。這裏還有被流血、煩惱與思鄉激動的馬札爾人（註：匈牙利的一種民族）——有人傷害他們，因此他們放槍……所有這些人浩浩蕩蕩越過草原，吃、喝、掃蕩、劫掠、絞殺、叫囂：前進，前進！

他們在一個農家過夜，一個老頭笑着對賽琪說：

「你們的士兵說到上帝……」

「他們怎樣說的？」

「說上帝發怒了，上帝說：『這是怎麼回事？俄國人背棄了我，而現在這些無賴又向我寄託希望。』……」

「別胡說了，」賽琪回答道：「我們把我們的希望寄託在另一些人身上。」

「在盟軍身上？」

「在我們自己身上。」

一種發霉的氣味，那是苦艾。他們說：和苦艾一樣苦。……那老頭請他喝點酒，酒也有草原的氣味，枯草的氣味。

「頓河的酒，」老頭解釋說：「有一種香味……」

賽琪回憶美達曾經說甜酒喝過之後會有一種苦的餘味的。真是那樣？——安寧的夏天，美達，畫室裏雜亂放着畫布……現在德國人到那裏了，這就是嚐過後的苦味？不，更壞些……他忽然笑了：

「他們說到關於上帝的話是可笑的，他們還會說笑話倒是好的，這表示他們還沒有喪氣！……」

又過了一些日子，多少俄里、塵土、苦艾、最後到了頓河……

「橋梁由你負責，」上校說。

伏洛諾夫擬好他的計劃：

「我們可以連上面的德國人一齊炸掉，我要二十個人，掩蔽物很好，我們會在他們射擊得到以前跑掉……」

左寧起初不同意這樣做：這樣太冒險了。伏洛諾夫堅持道：

「這樣絕對準確……」

他們去觀察掩蔽物。賽琪說：

「我們回來的時候，我們又要重建一座橋……」

伏洛諾夫實事求是地回答：

「不是在這裏，是在三百米下面……」

一個緋紅色的早晨，祇有在草原上才有這樣的緋紅。

文書上士薩爾雅普夫說：「中尉同志，請走開吧，我們自己會弄的。」伏洛諾夫微笑說：「我要看着它，這是一樁重要的職務。」……

頭四個德國人走到橋上，他們站在那裏，向下面張望一會兒，又走回去了。伏洛諾夫從望遠鏡看見兩個軍官在談話，然後其中的一個舉起他的手臂。當五輛卡車開到橋上的時候，薩爾雅普夫扭動他那儀器的開關，爆炸了，整塊地方埋在落下的泥土中。伏洛諾夫抖一抖身體。好！工兵們在草叢中爬行，機關槍響起來，伏洛諾夫向薩爾雅普夫喊道：「不要還火，用你的手和膝蓋逃跑……」

第二天文書上士薩爾雅普夫向賽琪報告：我們犧牲了伏洛諾夫中尉和上等兵奧克蘭曼柯，其他的都報到了。奧克蘭曼柯當時陣亡，中尉頭部受傷，我們把他抬到一個地洞裏。德國人二十三點開始渡河，他們沒有發現我們，我們想把中尉背走，他已經失去知覺了，我看一看，看出他要死……我們不能等待，我們必須在天亮以前回到這裏來……一百名以上的德國人被殲。這是一次可怕的爆炸，我真奇怪我們沒有被埋掉……」

薩爾雅普夫交給賽琪伏洛諾夫的文件和兩張照片：一張是一位少婦帶着便帽的——愉快和歡笑；另一張是一個小孩子，這一定是米西卡……尼古拉從沒有把這張照片給別人看過。如今伏洛

諾夫死了。「我們可以在三百米下面把它修築起來。」……他不會在那裏了……但是他英雄地陣亡——一百名德國兵，使我們得到幾乎一整天的時間。……一天——算什麼呢，他們不鬆地推進，一會兒就是一個月。一百名德國兵又算什麼呢，幾乎整個歐洲的人都在這裏了。……

薩爾雅普夫看出指揮員臉上難過的表情。

「我們要爲中尉復仇，上尉同志。我們將給他們一次痛擊，使他們連老婆也忘掉……」

賽琪回過頭來，驚訝地望着文書上士，沉思地說，好像他是對自己說話：

「是的，我們將給他們一次痛擊，我爲中尉的殉難而難過，他真是一個大丈夫！……但是單是說有什麼用呢？我們應當在這田地的小路埋下地雷，那些蠢材會出主意乖巧地經小路而來的。……」

三

凱勒把小女孩子抱到膝上，她年約三四歲，有時候她使他想起自己的女兒，格萊珍現在一定成了一個大孩子了，他已經有兩年沒有看見他的女兒，她現在五歲，魯弟已經上學了。

「你叫什麼名字？」

那小女孩哇哇的哭起來，她掙脫開躲到她母親的裙子後面去。凱勒心緒很好：第一，從現在